

集部

誠齋集卷七十九

宋 楊萬里 撰

序

艫堂先生楊公文集序

吾族楊氏自國初至於今以文學登甲乙者凡有十一人前輩之聞者曰屯田公中奉公仁宗皇帝嘗題殿柱云楊丕之廉謹者即屯田公也中奉公宰杭之仁和縣

是時天下惟知有蔡太師從之者富貴可曲肱取也忤者不死則黜則屈則窒蔡氏之門有老尼居仁和攘細民土田訟久不決公杖尼以田畀民流落者以此自屯田公中奉公之後至忠襄公以死節倡一世於是楊氏之人物不為天下第二始忠襄公入雲際山寺讀書同學齊名者其族弟鱣堂先生也當二公同學時每相勵曰爵祿不必力取當力取名節耳忠襄之及於難也先生宰池之貴池縣實經理忠襄之家而収恤其孤以歸

士大夫咨且慕曰兄忠於國弟忠於兄不知二公之相期非及難之日也先生竟以毅毅頎頎仕率不合弱冠登第得年六十而官止於宣州僉判先生既没二十年其子次山論次先生之歌詩文章為若干卷命某序之曰先君之才於功不施而施於斯先君其不有憾哉某曰先生奚憾焉如先生而不用不用者之憾也先生奚憾焉且君之所以為先生憾者不以其不達於位故耶吾聞古之君子達不以位也先生不與忠襄異其趨者

也趣者無不同遭者有不同耳先生之文俊於氣强於力以詣於古其歌詩沛然有李太白之風茲非其躬之達歟達於位不必達於躬達於躬不必達於位君子也衆人也未甞相近也至於二者其不兼焉則均也先生獨能逌其均乎哉次山曰是先君之志也乃書而序之先生諱杞字元卿乾道五年八月六日姪孫具位萬里序

送侯世昭序

侯氏袁之世於醫者也至世昭問其醫之所自起則十世不啻矣其無誤已可信世昭年未及壯有老醫易之不謂其能也同療一富者子之危疾老醫屈焉世之論人率以為老者精而少者粗豈盡然耶世昭於醫無所不工而良於奇疾衆醫所驚者世昭一見即曰是名某疾一發藥無不愈至於鍼鏃刀匕為道也世昭不犯至危勿求至安在審不審爾然則天下之事審之茍明矣必曰危不可犯者否也劉玄德之欲襲許李泌之欲取

范陽彼其審者歟哉世昭曰今之醫不讀古醫家之書而言醫殆如子之儒廢書而求道者也然予聞世昭嘗療一疾不藥不鍼而愈之以一驚予曰此於何徵世昭曰吾以易也不廢書又不可歟予曰子之妙於醫信矣予之功如古之十全者乎世昭曰吾之不醫者三疾不可為聽於主而不吾聽既吾聽而復以庸醫參焉者予於是有感焉其一可以為未病者之儆其二可以為不擇醫而醫與得醫而不用者之規

書呂聖與零陵事序

上愛民急治夙寤大息涔隆根株是在爾吏吏最近民不在縣令百年以還流俗習傳羞薄厥官為茸為庳乃簡其良差擇且嚴功實白者許以薦言風揮雷行丕變故常於是江西提舉胡公首以知江州德安縣呂侯應書有詔政事堂書其功狀秩滿將遴用焉或曰邑固未易作作邑亦未易葢治其賦與治其民有以獲乎彼必無以獲乎此矣今呂侯兼焉難乎哉予曰是未足為侯

之難也侯嘗為零陵宰予嘗為丞全州兵執其守臣以叛全距永不百里永之攝守懼告潭帥請討之持書者前矣侯夜叩州門謁守曰討之是濟其亂且震湖南獨全州乎謂宜白於使家亟下教詧其守臣鎮撫猘徒亂庶可已姑徐圖之曷云其遲侯策既行一路靜嘉是侯之難也一邑難乎哉且無事患有事有事患無人有人患無功全卒之靜而叛自無事而之有事也叛而靜自有事而之無事也自有事而之無事有人故也呂侯是

已然是役也有人矣而無功焉是所患也非吕侯之患也使全卒叛而不静不静而及於湖南不知命幾將遣幾兵費糧幾何閲幾日而後湖南無事耶如是而後無事則謂之有功矣謂彼為有功則吕侯為無功宜也自古有事未有無人有人未有無功有事而無人則歎焉有人而無功則不歎焉獨吕侯歟予因書之以私告夫好善之君子併嘉胡公之能薦士也吕侯名行中字聖與云乾道辛卯四月二十六日書

羅德禮補注漢書序

吾友羅德禮寄所作補注漢書示予古文奇字分章别句其據也有依其證也有來益漢書之幽者白紛者釋險者不險也始漢書舊注有郭璞臣瓚筆數十家使其人自為奇家自為詳矣及顔師古後出如道子之畫魯公之字子美之詩盎兼百家而無百家曠千載而備千載者也至吾宋又有三劉之注出焉學者以為漢書於是無餘秘矣今覩吾友羅子之注又出於三劉之外然

則書果有窮哉漢書之為書學者爭讀之以其文也夫文之於道也末矣然猶不可窮如此而況聖人之經而指一家之說以為盡於此可乎且當郭璞臣瓚輩之為注也豈知有顏師古亦豈知有三劉三劉亦豈知有羅子哉前乎羅子不知有羅子後乎羅子烏知無羅子乎未可知也天下之事孤舉難起衆挈易趨苟衆矣天下無難成之功也而況有難讀之書乎吾於羅子之注有得焉年月日誠齋楊萬里序

李去非愚言序

人異異習世異異承文之遠者傳必偽不必先秦之書也李杜之詩韓柳之文亦近爾猶病乎偽也然予嘗以為是無足病足病者葢有之矣偽不在人者是真足病也吾嘗學為文矣吾書吾口不曰異世吾目吾心不曰異人然心傳之口口傳之書其於真也邈矣而病人之偽乎哉雖然文技也至於道天授之聖聖授之後世其授無象其傳無器又非若文而已也今吾欲超萬古而

合聖轍使無象者有象無器者有器其合也否也真與僞也是未可知也蜀士李開去非著書六十九篇號曰愚言愚言云者將以李氏子之言索顏氏子之愚也其言曰顏惟愚故無書亦無徒然其傳之至今不絕曾子子思孟子有書有徒然其傳屢絕予讀而驚焉嗟乎果哉李子之言也李子之言大抵書如口口如心能以秋毫爲太山太山見而秋毫泯復以太山爲秋毫秋毫還而太山具紬之至幽以揭之至炳非今人之文也然吾

聞一言而足是道之忘言也苟不忘言矣曰顏惟愚欲無書無徒而傳乎爾苟忘言矣不曰顏惟愚故無書無徒而傳乎爾李子之六十九篇奚以為哉奚以為哉年月日楊萬里序

陳晞顏詩集序

予昔歲為友人陳晞顏作敦復齋記晞顏以書來且寄近詩百餘篇曰子之記吾齋吾未屬饜也子盍序吾詩既而晞顏自湖南帥襄陽地益遠書問益疎今年八月

忽得晞顔未忘也予初與晞顔相識時各出詩文一篇益予喜晞顔詩而晞顔喜予文至今十年予文日以退而晞顔之詩日以進以日退之文叙日進之詩借以予不忘予猶不敢也晞顔猶喜而不忘何哉多情今夜月送我到衡州半夜打篷風雨惡平明已失繫船痕此晞顔前日之句也予甚愛之毎欲效之疾驅急追日未至而足已返矣而况於近詩乎如秋日十詠及謁衡岳等篇葢秋後之山露下之蘖霜中之菊而雪前之梅竹也

是可得而效哉予嘗聞睎顔言少從後湖先生游得詩之秘然則學而無傳信不可歟詩家者流嘗曰詩能窮人或曰詩亦能達人或曰窮達不足計顧吾樂於此則為之爾且夫疚於窮者其詩折惱於達者其詩衒折則不充衒則不幽是故非詩矣至俟夫樂而後有詩則不樂之後未樂之初遂無詩耶聊為睎顔道之襄陽鹿門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峴山之碑習池之館有羊杜山公之遺迹今無恙乎睎顔有新作否予序既往睎顔詩當

求予盟手以俟年月日楊萬里序

贈葉伯文序

予出守毗陵日一周天矣未嘗召醫也今年五月婦偶有寒疾於是始召醫諏其良者衆對曰某子良州家嘗用之又曰某子良州家嘗用之世言效驗者必求之於所嘗用予欲勿用焉得而勿用然醫藥紛如效驗蔑如葢五易醫得葉君偉而後愈葉君者先是州家未嘗用也然則常用者果皆其人未嘗用者果無其人歟病至

於五易醫病益壞矣壞而後使葉君為之焉為之而效焉如葉君者其信良矣哉雖然壞而後使良者為之固不若未壞而使良者為之也夫豈不欲未壞而使良者為之然不免於壞者豈非惜於良不良之别歟且良不良之别將安出哉無乃出於其所諏者耶益予之召醫前之諏諏乎脊後之諏諏乎友方婦病之將壞也吾友蔡定夫過予予因諏之定夫曰莫葉君良也已而果然不擇其所諏信不可歟予既感定夫且嘉葉君書以贈

之君字伯文年月日楊萬里序

益齋藏書目序

予於朝蹟最末至故雖與天下之英俊並游然閱三數月識其面未徧也既未徧識其面未能徧交其人一日除書下遷大宗正丞尤公延之爲秘書丞吾友張欽夫悅是除也曰真秘書矣予自是知延之之賢始願交焉然亦未始解欽夫之云之意也既與延之往還且久既同爲尚書郎論文討古則見延之於書靡不觀觀書靡

不記至於字畫之叢殘日月之穿漏歴歴舉之無竭聽之無疲也余於是始解欽夫之云之意然於延之有未解者焉葢延之每退則閉户謝客日計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亦抄書不惟延之手抄而已也其諸女亦抄書不惟子弟抄書而已也且延之之於書腹之矣奚所事於手之乎此予之所未解者也雖然又有未解者焉今年予出守毗陵葢延之之州里也延之持淮南使者之節而歸一日入郛訪予予與之秉燭夜語問其閒居何

為則曰吾所抄書今若干卷將彙而目之飢讀之以當
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朋友幽憂而讀之
當金石琴瑟也余於是疑焉蓋若延之者記之强不必
抄之富學之就不必讀之劬彼其淳之為道德流之為
文章溥之為事業深矣而猶脱脱於傳寫焦唇於誦教
此余之所疑而愈不可解者也蓋彼其不可解也秖其
為不可及鄭延之屬予序其書曰余既序之且將借其
書而傳焉然使予盡傳延之之書傳猶不傳也蓋世有

得易牙烹飪之方者欣然以易牙自爲也且得其方不若治其飪治其飪不若嚌其滋治其飪而不嚌其滋飪猶不飪也而况得其方而未嘗治其飪者耶予老矣每觀一書口誦而心忘意未究而目告病矣使盡傳廷之之書其曰飪之云乎未可知也飪之矣其曰嚌之云乎未可知也則亦得易牙之方而已予以是媿廷之亦以是服廷之年月日楊萬里序

袁機仲通鑑本末序

初予與子袁子同為太學官子袁子録也予博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後一年子袁子分教嚴陵後一年予出守臨漳相見於嚴陵相勞苦相樂且相懋以學子袁子因出書一編蓋通鑑之本末也予讀之大抵搴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作窕而擻其究遐而邇其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之方也予每讀通鑑之書見其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之不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

初莫繹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峩如海之茫盖編年繫日其體然也令讀予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嘆且泣也嗟乎由周秦以來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外裔曰藩鎮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盖安史之亂則林甫之為也藩鎮之禍則令孜之為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之源則得其醫之之方矣此書是也有國者不可無此書前有姦而不察後有邪

而不悟學者不可以無此書進有行而無徵退有蓄而無宗此書也其入通鑑之户歟雖然覘人之病戚人之病理人之病得人之病至於身之病不懵焉不諱焉不醫之距焉不醫而繆其醫焉古亦稀矣彼闇而此昭宜也切於人紓於身可良也夫子袁子名樞字機仲其爲人也正物以己正枉以直有不可其意憤怒見於色辭盜折而不靡躓而不悔者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子袁子有焉

雙桂老人詩集後序

讀雙桂老人馮子長詩其情麗奔絕處已優入江西宗派至於慘澹深長則漫淫乎唐人矣近世此道之盛者莫盛於江西然知有江西者不知有唐人或者左唐人以右江西是不惟不知唐人亦不可謂知江西者雖然不知唐人猶知江西江西之道亦復莫之知焉是可歎也斯道也下之不足以決科上之不足以速化而詩人顧曰不廢江湖萬古流其莫之知也則宜又何歎乎讀

雙桂一編之詩吾甚愛之然子長方窮而未有知之者庸非詩為之祟耶是吾之所甚愛子長所宜怨也而子長方且為之未已不惟不怨而又樂之曰速營詩壇吾將老馬然則吾子長正患彼知之𠃊彼而不知其足歎也夫其不足歎也夫子長名頎洛人今居嚴陵之雙桂坊為江州通判云

誠齋集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誠齋集卷八十

宋 楊萬里 撰

序

黄御史集序

余在中都於書館及士大夫家見唐人詩集畧及二百餘家自謂不貧矣逮歸耕南溪之上永豐明府莆陽黄君沃又遺余以其祖御史公之集其詩尤奇盎予在中

都時所未見也詩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蓋當時以此設科而取士士皆爭竭其心思而為之故其工後無及焉時之所尚而患無其才者非也詩非文比也必詩人為之如攻玉者必得玉工焉使攻金之工代之琢則窳矣而或者挾其深博之學雄雋之文於是隱括其偉辭以為詩五七其句讀而平上其音節夫豈非詩哉至於晚唐之詩則窺而誹之曰鍛鍊之工不如流出之自然也誰敢違之乎御史公之詩如聞新雁一聲初觸夢半

白已侵頭餘燈依古壁片月下滄洲如遊東林寺寺寒三伏雨松偃數朝枝如上李補闕諫草封山藥朝衣施衲僧如退居青山寒帶雨古木夜啼猿此與韓致光吳融輩並遊未知其何人徐行後長者也永豐君自言其集久逸其父考功公始得之僅數卷而已其後永豐又得詩文五卷於吕夏卿之家又得逸詩於翁承贊之家又得銘碣於浮屠老子之宫當御史公之時豈自知其詩文之傳不傳哉然二百年間幾乎泯矣而復傳於二

百年之後然則士之所立顧其可傳與否耳其不傳也奚以戚其復傳也奚以欣余於是獨有得焉余見士大夫子孫承家百年而不毀者或寡矣而永豐君能力求其祖之詩文於二百年之前其可尚也夫而永豐之士有曾時傑與其猶子晞說者得此書又欣然刻印以供士君子之好古書者其又可尚也夫按唐藝文志御史諱滔字文江光化中為四門博士其集舊曰黃滔集云淳熙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彭少初字序

吾友安福彭仲莊少同學且同志中間合而離離而合者三十年余既歸耕南溪得仲莊為族人子弟師山林幽獨之身不落莫矣仲莊間攜其子來風骨秀朗文辭清潤余問其字曰名湛字則未也子盍字諸余曰士之學必有為也穡者為年貿者為息士何所為而學也逕於學以求復其初而已人之厥初湛如也紛如者至而湛如者汩是豈其初乎哉子也盍問津於孟溯洄於顏

滌源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則子之所謂初者庶幾復乎爾也借曰未復庶幾近乎爾也借曰未近庶幾不遠乎爾也顧字曰少初因書以遺之年月日楊萬里序

陳晞顏和簡齋詩集序

古之詩倡必有賡意焉而已矣韻焉而已矣非古也自唐人元白始也然猶加少也至吾宋蘇黄倡一而十賡焉然猶加少也至於舉古人之全書而盡賡焉如東坡

之和陶是也然猶加少也葢淵明之詩纔百餘篇爾至有舉前人數百篇之詩而盡賡焉如吾友敦復先生陳晞顏之於簡齋者不既富矣乎昔韓子蒼答士友書謂詩不可賡也作詩則可矣故蘇黄賡韻之體不可學也豈不以作焉者安賡焉者勉故歟不惟勉也而又困焉意流而韻止韻所有意所無也夫焉得而不困令晞顏是詩賡乎人者也而非賡乎人者也寛乎其不逼也暢乎其不塞也然則子蒼之所艱晞顏之所易豈惟易子

蒼之所艱又將增和陶之所少也大抵夷則遜險則競此文人之奇也亦文人之病也而詩人此病為尤焉惟其病之尤故其奇之尤蓋病行於大逵窮高於千仞之山九縈之蹊二者孰奇孰不奇也然奇則奇矣而詩人至於犯風雪忘飢渴竭一生之心思以與古人爭險以出奇則亦可憐矣然則險愈競詩愈奇詩愈奇病愈痼矣今是詩也韻聽乎簡齋而詞出乎睎顏辭出乎睎顏而韻若未始聽乎簡齋者不以其爭險故歟使睎顏不

與簡齋競於險以搴其奇此其心必有所鬱於中而不快而其辭必有所渟於藴而不決也然睎顔與簡齋爭言語之險以出其奇則踓矣抑猶在癡黠之間乎劬於詩而紓於仕鋭於追前輩而鈍於取世資睎顔之黠也秖其爲癡也睎顔之癡也秖其爲賢也睎顔此詩既成集也請序於澹庵先生胡公而復諉某書其後年月日

楊萬里序

默堂先生文集序

予來毗陵之數月欲於事外陰求是邦之良士未暇也一日有秀才陳生䈥者來謁予貌甚野氣甚静予固異之坐之之而扣其挾則吃吃言伊川之學予益怪焉葢是學也今之大夫久矣其諱談也不惟大夫也今之士亦然而生獨不然其不可怪也乎問之葢默堂先生陳公之子也然則其不諱談也又奚怪焉葢昔者道學之正統八傳而至孔子若顔子曾子則見而傳之若子思孟子則聞而傳之統之至於孟子也其前無絶其後無嗣

嗣千有餘歲之絶者不在伊川乎其學以天理為宗以致知為力以仁為竅以敬為守以誠為歸曠乎聖門之孔邇忽乎斯道之來前也一時之士從之學者豈少也得之者謝氏而止耳游氏而止耳楊氏而止耳默堂先生楊氏之高弟也且親焉吾聞其人矣吾仰其風矣未見其書也問諸籍則有文集若干卷就求而觀之其辭質而達其意坦而遠其氣暢而幽至於立朝廷當言責正君心排權臣蹇蹇不折也是豈今之所謂文哉葢道

學之充乎其中而溢乎其外形乎其躬而聲乎其言者歟既歸其書於轄而轄請序於予予謝曰先生此書豈以序之作不作而為傳不傳哉序或不可以廢也亦必其人而後可也如予者豈果所謂其人乎然士之驚於文也至於今亦極矣文彌工道彌邈極甚必反其不待於先生此書乎序此書予不知其可也一言以諗學者予不知其不可也先生諱淵字幾叟嘗為正言終官宗正少卿南劍人了翁之猶子云年月日楊萬里序

胡德輝蒼梧集序

予始至郡署即登所謂多稼亭者視其榜三大字皆漢隸葢太史胡公德輝之書也予於是知德輝工於書後因求州之碑板首得子城記亦隸其書古其辭聱牙恠奇書之初則戛戛已而瀏瀏亦德輝作也予於是知德輝深於文退而求其文朞年而後得蒼梧集於法曹掾高君諏之又得其爲人於潤州別駕錢侯之望葢德輝自少入太學以藝文登進士第嘗學經術於龜山楊先

生學名節於元城劉先生其仕也嘗因陳少陽上書而德輝視其草投畀蒼梧既得東歸名用嘗為郎又以參政李公泰發之客見惡於秦丞相坐廢飢寒困窮以死予於是又知德輝之賢夫士固有終身學之不能一日行之者豈德輝之謂哉屢躓而屢不悔其可敬也夫其可歎也夫然吾猶有為德輝歎者君子必有所立有立矣不必有遇有遇矣不必有傳其有遇者天也其有傳非天也人也天者可置人者可恃雖然古之人其立者

泯然其傳者卓然未之有也其立者卓然其傳者泯然葢有之也則所謂人者其又可恃乎若德輝所立其不卓然矣哉而其歿距今幾年予欲求其文訪其遺事朞年而後得之其不可恃也如此此予所以為德輝而歎也嗟乎德輝且然而況予乎其子朞命予序德輝之文不知他日有求予之序如予求德輝之文者乎然則予亦奚暇為德輝而歎也哉德輝諱珵世為毗陵人年月日楊萬里序

洮湖和梅詩序

梅之名肇於炎帝之經著於說命之書名南之詩然以滋不以象以實不以華也豈古之人皆質而不尚其華歟然華如桃李顏如舜華不尚華哉而獨遺梅之華何也至楚之騷人飲芳而食菲佩芳馨而服葩藻盡掇天下之香草嘉禾以苾芬其四體而金玉其言語文章益遠取於江蘺杜若而近捨梅豈偶遺之歟抑亦梅之未遭歟南北諸子如陰鏗何遜蘇子卿詩人之風流至此

極矣梅於是時始一日以花聞天下及唐之李杜本朝之蘇黄崛起千載之下而躪藉千載之上遂主風月花草之夏盟而梅於其間首出桃李蘭蕙而居客之右盖梅之有遺未有盛於此時者也然色彌彰用彌晦花彌利實彌鈍也梅之初服豈端使然哉前之遺今之遭其信然歟吾友洮湖陳晞顔蓋造次必於梅顛沛必於梅者也嘉愛之不足而吟詠之吟詠之不足則盡取古今詩人賦梅之作而賡和之寄一編以遺予曰從古此詩

已八百篇矣不盈千篇吾未止也予讀之而驚曰一何豐耶豐而不奇則亦畏耳一何奇也予嘗愛陰鏗詩云花舒雪尚飄照日不俱消蘇子卿云秖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唐人崔道融云香中别有韻清極不知寒是三家者豈畏疎影横斜之句哉今睎顔之詩同梅而清清在梅前同梅而馨馨在梅外其於三家者所謂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或謂物耋則妖興梅亦有妖睎顔此詩非睎顔語也梅之妖馮睎顔而語也或曰非彼馮此乎

爾緊此即彼乎爾夫語怪聖門所諱予又烏知二說之然不然哉因併書之年月日楊萬里序

似剡老人正論序

吾友安福李與賢自紹興丁卯與予同學於清純先生之門是時予少與賢十歲與賢長身玉立大冠如箕喜滑稽善談笑予每閉齋房呻藁䦨劌心鉥肺於文字間若癡若迷若憊若病無以自拔此身於蠹魚螢火之林與賢剥啄竹户一見則抵掌絶倒如見何平叔衛叔寶

予幽憂眇昏之病不知釋然去體也旣而予以官游南北西東與賢之為見不數而與賢之談笑常參前忽後也今年與賢以予嘗謁太常遭值壽聖慈闈七旬慶壽湛恩賜爵一日衣九品服蹟門三十八年之契闊欣戚把燭相對申旦不寐益予與與賢皆為老翁矣予端憂索居少年意氣之豪放壯偉𨮂然如蛻者益索然如秋矣而與賢之談笑猶尚少也閒出其所著一編曰似剡正論示予予披而讀之曰此文決讞經史之疑獄者

歟乎反古今之罪功者歟世無此作久矣惟晚唐劉蛻沈顔皮日休羅江東本朝李泰伯諸賢尤工於斯亦窮於斯者也具此味續此風得此體者不在吾與賢乎嗟乎大𢧐鉅臡甘膬豐碩固可飽也然既飽之餘周之歜楚之芰王戎之李陸羽之𦳝其冷然之芬趍然之韻獨可廢乎與賢此書若以示求飽之士及韻勝之士必有嗜者矣與賢亦謹其嗜哉與賢名燧嘗與其子偕薦名晚當特奏名不就似剡溪以其所居似剡溪故自號云

淳熙甲辰十月三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達齋先生文集序

某生於南溪長於南山旣冠而學於安福紹興庚午與叔父達齋先生同舉於禮部皆聞罷甲戌再同舉於禮部遂同年策第某於是始一至南溪謁族親鄰曲葢有不相識者問故居則盡爲蔾藿矣問童子釣游之地則茫然不可尋矣達齋憫然字謂予曰廷秀乎予吾鄉廷秀非異縣廷秀也予歸乎與吾白首竹林吾樂也於是

其始有歸志後四年某自贑掾辭滿乃歸南溪卜築於達齋之西自是日往還相唱酬非之官無日不還往不唱酬也後十二年某宰奉新達齋宰麻陽亦數得書是歲冬某以收召為國子博士入脩門見朝士一日見侍御史李公粹伯公顰蹙曰子得達齋消息乎諸公間方議薦之嘻今死矣於是公與某相視出涕後十四年達齋之子璧始能叙次其詩文若干卷請某序之某哭曰某尚忍序吾叔父之文集乎賢如吾叔父文如吾叔父

而止於斯既不位而不年人歟天乎雖然斯人無遇於今斯文當有遇於後也則序之曰斯文非今人之文古人之文也斯詩非今人之詩古人之詩也葢賦似謝莊詩似高適文似列禦寇云達齋諱輔世字昌英達齋其自號也終官左宣教郎知沅之麻陽縣得年五十璧其長子也次奎淳熙甲辰十二月日姪具位楊萬里序

江西宗派詩序

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

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云江瑶柱似荔子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聞者嘸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嘸然也非嘸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嘸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后山而况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醎異和山海異珍而調胹之妙出乎一手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大抵公侯之家有閥閱豈惟公侯哉詩家亦然

寠人子崛起委巷而一旦紆以銀黄纓以端委視之言公侯也貌公侯也公侯則公侯乎爾遇王謝子弟公侯乎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當能別之矣昔者詩人之詩其來遙遙也然唐云李杜宋言蘇黄將四家之外舉無其人乎門固有伐業固有承也雖然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味二其味一其法者也葢嘗觀夫列禦冦楚靈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行地以輿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獨御風而行十有五日而後反彼其於舟車且

烏乎待哉然則舟車可廢乎靈均則不然飲蘭之露餐菊之英去食乎哉芙蓉其裳寶璐其佩去飾乎哉乘吾桂舟駕吾玉車去器乎哉然朝閬風夕不周出入乎宇宙之忽然耳蓋有待乎舟車而未始有待乎舟車者也今夫四家者流蘇似李黄似杜李蘇之詩子列子之御風也杜黄之詩靈均之乗桂舟駕玉車也無待神於詩者歟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歟嗟乎離神與聖李蘇李蘇乎爾杜黄杜黄乎爾合神與聖李蘇不杜黄

杜黄不李蘇乎然則詩可以易而言之哉秘閣脩撰給事程公以一世儒先厥直而帥江西以政新民以學賦政如春而燠如秋而肅嵗二年如一日也追暇則把酒賦詩以黼黻乎真軫而金玉乎落霞秋水嘗試登滕王閣望西山俯章江問雙井今無恙乎因謂曰江西宗派圖吕居仁所譜而豫章自出也而是派之鼻祖雲仍其詩往往放逸非闕缺於是以謝幼槃之孫源所刻石本自山谷外凡二十有五家彚而刻之於學宫將以興發

西山章江之秀激揚江西人物之美鼓動騷人國風之盛移書諗予曰予江西人也予序斯文者不在予其將焉在予三辭不獲則以所聞書之篇首云淳熙甲辰十月三日廬陵楊萬里序

獨醒雜志序

古者有亡書無亡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諺之言晏子誦焉而孔子非南人晏子非夏人也南北異地夏周殊時而其言猶傳未必垂之策書也口傳焉而已矣故

桼人之火能及漆簡而不能及伏生之口然則言與書孰堅乎哉雖然言則堅矣而言者有時亡也言者亡則言亦有時而不堅也書又可廢乎書存則人誦人誦則言存言存則書可亡而不亡矣書與言其交相存者歟廬陵浮雲居士曾達臣少則意於問學慨然有志於當世非素隱者也嘗與當世之士商畧古今平章前代之豪傑知光武不任功臣而知其有大事得論諫知武侯終身無成而知司馬仲達實非其對知鄧禹之師無敵

而知其短於馭衆知孫權之兵不勤遠畧而知其度力之所能若夫以兵車為活城以紙鳶為本於兵器談者初笑之中折之卒服之古之人葢有生不用於時而没則有傳於後夫豈必皆以功名之焯著哉一行之淑一言之臧而傳者多矣其不傳者亦不少矣豈有司之者歟抑有幸有不幸歟抑其後世之傳不傳亦如當時之用不用皆出於適然歟是未可知也若達臣之志而不用世可歎也既不用世豈遂不傳世歟達臣既没吾得

其書所謂獨醒雜志十卷於其子三聘盍人物之淑慝議論之與奪事功之成敗具載之無訣筆也下至謔浪之語細瑣之彙可喜可笑可駭可悲咸在焉是皆近世賢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傳也盍有予之所見聞者矣亦有予之所不知者矣以予所見聞者無不信知予之所不知者當無不信也後之覽者豈無取於此書乎淳熙乙巳十月十七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誠齋集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誠齋集卷八十一至八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對監生臣吳繼緒

七十矣於是先生詩名一日滿四海里之士愛先生者謂詩之禍從古昭昭也先生不戒又欣然犯之適以濟權臣之威成小人之名此先生之禍也亦先生之過也或曰先生何過哉先生言直而詩工耳言不直詩不工世無傳也世有傳矣不見娼於明必見娼於幽故庭草隨意之詩空梁燕泥之詩飛燕昭陽之詩不才多病之詩言非直也詩工而已耳詩工而非直猶且小者逐大者死況先生之詩工而言直耶先生何過哉濟權臣之

誠齋集卷八十一

宋 楊萬里 撰

序

盧溪先生文集序

紹興八年故資政殿學士胡公以言事忤時相黜又四年謫嶺表盧溪先生以詩送其行有癡兒不了公家事之句小人上飛語告之時相怒除名流夜郎時先生年

威亦稔其惡先生成小人之名未若小人成先生之名
先生何過哉未幾時相殂先生得歸又未幾今上踐阼
初召除國子監簿再召除直敷文閣年餘九十耳目聰
明賦詩作文不見老人摧頹之氣朝廷想聞其風采天
下誦傳其詩禍先生者何知其非福先生乎嗟乎天人
之理其facing也或勝之其定也或正之不觀其定而觀其
忝則古之聖賢厄於小人者皆過也獨先生之過也乎
先生王氏諱廷珪字民瞻登政和八年第調茶陵丞以

上官不合棄官去隱居盧溪者五十年自號盧溪真逸少嘗見曹子方得詩法盖其詩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於雄剛渾大云清江劉清之子澄評先生之文謂廬陵自六一之後惟先生可繼聞者韙焉先生之孫澹及曾孫徽及其門人劉江詮次先生之詩文凡若干卷將刻梓以傳而太守朱公子淵復刻其詩於郡澹屬某序之某嘗侍先生之杖屨聞先生之謦言者欲辭敢哉淳熙戊申九月晦日門人朝奉大夫新知筠州軍

州事廬陵楊萬里序

西溪先生和陶詩序

余山墅遠城邑復不近墟市兼旬不識肉味日汲山泉煮湯餅儥以寒虀主以脫粟紛不及目嚣不及耳余心裕如也偶九日至呼兒問有酒乎曰秫不登無所於釀余仰屋喟曰安得白衣人乎已而所親送至新醅余欣然又問有菊乎曰秋未涼菊亦未花余又喟曰旣得隴復望蜀可乎因悠然獨酌取几上文書一編觀之乃予

亡友西溪先生和陶詩也讀至九日閒居淵明云塵爵恥虛罍寒花徒自榮東坡和云鮮鮮霜菊艷溜溜糟牀聲西溪和云境靜人亦寂觴至壺自傾則又喟然曰四者難并之歎今古如一丘之貉也兒踞而請曰東坡西溪之和陶孰似余曰小兒何用強知許事淵明之詩春之蘭秋之菊松上之風澗下之水也東坡以烹龍庖鳳之手而飲木蘭之墜露餐秋菊之落英者也西溪操破琴鼓斷絃以瀉松風澗水者也似與不似余不得而知

也汝盍於淵乎問焉西溪之子偉及其猶子湘送此集謁予序之因書此語於篇首云西溪劉氏諱承弼字彥純嘗再與計偕報罷則歸隱於安福之西溪今諫大夫謝公諤嘗倡郡士百十人列其孝行節義於朝有詔旌表其門閭淳熙戊申九月晦日友人朝奉大夫新知筠州軍州事楊萬里序

彭文蔚補注韓文序

永明尉彭君文蔚與予同郡且同鄉舉自紹興癸酉一

別至淳熙戊申七月二十五日忽觸熱騎一馬來訪予於南溪之上道舊故相勞苦外文蔚喟然曰四民精其業者三而已惟士獨否道德之粹精義理之淵永姑未擊考也句讀之不分訓詁之不徹者麻竹如也因出其補注韓文八帖以示予上自先秦之古下追漢晉之文史近至故老之口傳旁羅遠摭幽討明抉殆數十萬言於是韓子之詩文雅語奇字發擿呈露無餘秘矣如援順宗實錄而知上李實書之有旨據唐史本傳而知送

鄭權序之有負至於城南聯句採月拗泓等語怪奇不可理曉者援證益白他難以悉數是有補於後學為不少也昔程子以美里操為韓子得文王之心以軻死不得其傳為韓子見之識之之大此固讀韓文之大觀遠覽也而文蔚之注亦獨可廢乎學者以文蔚之注求程子之意而讀韓子之文韓子猶曰小得意則人小笑之大得意則人大笑之是後世終無韓子乎後世有韓子韓子之幸也後世無韓子韓子幸乎哉文蔚屬予序之

因書其說文蔚尚有春秋指掌集義二書予恨未見也當再拜以請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約齋南湖集序

初予因里中屠徳璘談循王之曾孫約齋子有能詩聲余固心慕之然猶以為貴公子未敢即也既而訪陸務觀於西湖之上適約齋子在焉則深目顰蹙寒眉臞膝坐於一草堂之下而其意若在巖壑雲月之外者益非貴公子也始恨識之之晚既而又從尤延之京仲遠過

其所居曰桂隱者於是盡出其平生之詩盖詩癯又甚於其貌之癯也大抵祖黄陳自徐蘇而下不論也延之仲遠退而深嘉之余笑而不言二君曰子奚笑約齋子余曰彼其先王翼真主以再造王家大忠髙勲塞兩儀而貫三光為之子若孫者謂宜掉馬箠鳴孤劍畧中原以還於天子若夫面有敲推之容而吻秋蟲之聲與陰何郊島先登僂入於飢凍窮愁之域此我輩寒士事也顧汲汲於此而於彼乎悠悠爾此余之所以笑約齋子

也二君曰子之笑約齋子秪所以嘉約齋子歟余出守高安約齋子寄其詩千餘篇曰南湖集且諗予序之乃書其説於篇首云約齋子張氏名鎡字功父淳熙己酉四月庚辰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序

易外傳序

易者何也易之為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與人萬物之變也古初以迄於今萬事

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憂焉幽觀其變湛思其通而逆紬其圖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為言變也故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正心脩身其齊家治國其處顯儫窮其居常其遭變其參天地合鬼神萬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道先立變在彼道在此得其道者蚩可哲慝可淑眚可福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世泰和猶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為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為能正

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治孔子顔孟之學也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為不足以攖吾心舉而捐之於空虛者是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為不足以適吾術挈而持之以權譎者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者將欲通變於何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中曰正於何求正曰易於何求易曰心愚老矣嘗試與二三子講之二三子以為愚之言乎非也愚聞之先儒先儒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淳熙戊申八月二日廬陵楊萬

里謹序

誠齋江湖集序

予少作有詩千餘篇至紹興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槩江西體也今所存曰江湖集者蓋學后山及半山及唐人者也予嘗舉似舊詩數聯於友人尤延之如露寒蛛䋄緯風語燕懷春如立岸風大壯還舟燈小明如疎星煜煜沙貫日緑雲擾擾水舞苔坐忘日月三杯酒卧護江湖一釣船延之慨然曰焚之可惜予亦無甚悔也然焚

之者無甚悔存之者亦未至於無悔延之曰詩何必一
體哉此集存之亦奚悔焉舊所存五百八十首大兒長
孺再得一百五十八首於是併録而序之云同郡之士
永新張德器屢求之不置因以寄之淳熈戊申九月晦
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誠齋荆溪集序

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后山五字律既又學
半山老人七字絶句晩乃學絶句於唐人學之愈力作

之愈寡嘗與林謙之屢嘆之謙之云擇之之精得之之難又欲作之之寡乎予謂曰詩人盖異病而同源也獨於予哉故自淳熙丁酉之春上暨壬午止有詩五百八十二首其寡盖如此其夏之官荆溪既抵官下閲訟牒理邦賦惟朱墨之為親詩意時日往來於予懷欲作未暇也戊戌三朝時節賜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詩忽若有寤於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欣如也試令兒輩操筆於予口占數首則瀏瀏焉無復

前日之軋軋矣自此每過午吏散庭空即攜一便面步後園登古城掇擷杞菊攀翻花竹萬象畢來獻予詩材益麾之不去前者未讎而後者已迫渙然未覺作詩之難也蓋詩人之病去體將有日矣方得時不惟未覺作詩之難亦未覺作州之難也明年二月晦代者至予合符而去試彙其藁凡十有四月而得詩四百九十二首予亦未敢出以示人也今年備官公府掾故人鍾君將之自淮水移書於予曰荆溪石易守前日作州如撫州

者今難十倍不啻予荆溪之詩未可以出勲予一笑抄以寄之云淳熙丁未四月三日廬陵楊萬里廷秀序

誠齋西歸詩集序

予假守毗陵更未盡三月移官廣東常平使者既上二千石印綬西歸過姑蘇謁石湖先生范公公首索予詩予謝曰詩在山林而人在城市是二者常巧於相違而喜於不相值某雖有所謂荆溪集者竊自薄陋不敢為公出也既還舍計在道及待次凡一年得詩僅二百首

題曰西歸集録以寄公今復寄劉伯順與鍾仲山淳熙丁未六月十五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誠齋南海詩集序

予生好為詩初好之既而厭之至紹興壬午予詩始變予乃喜既而又厭至乾道庚寅予詩又變至淳熙丁酉予詩又變是時假守毗陵後三年予落南初為常平使者復持憲節自庚子至壬寅有詩四百首如竹枝歌等篇每舉似友人尤延之延之必擊節以為有劉夢得之

味予未敢信也潮陽劉渙伯順為清逺學時嘗為予求所謂南海集四百首者至再見於中都伯順復請不懈乃克與之嗟乎予老矣未知繼今詩猶能變否延之嘗云予詩每變每進能變矣未知猶進否他日觀此集其羨也乎其亦厭也乎予詩自壬午至今凡二千一百餘首曰江湖集曰荆溪集曰西歸集曰南海集曰朝天集餘四集伯順尚欲之他日當續寄也丙午六月十八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廷秀序

誠齋朝天集序

予游居寢食非詩無所與歸淳熙壬寅七月既嬰慼還家詩始輟至甲辰十月一日禫之後月也大兒長孺請曰大人久不作詩今可作矣乎予慼然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詩詩必頽善如爾之請也是日始擬作進士題後二十七日拜除名之命後十日就道入京道途僅僅得二十餘詩然自覺其干格不如意蓋哀未忘故也既至中都就列冗職明年二月被朝旨為銓試

考官與友人謝昌國倡和忽混混乎其來也至丁未六月十三日得故人劉伯順書送所刻南海集來且索近詩於是彚而次之得詩四百首名曰朝天集寄之云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誠齋集卷八十一

誠齋集卷八十二

宋　楊萬里　撰

序

誠齋江西道院集序

某昔歲四月上章丐補外任壽皇聖帝有旨畀郡尋賜江西道院盎山水之窟宅詩人之淵林也既抵官下二百有八旬有四日今皇上詔令奉計詣北闕駿奔道途

踰月乃至脩門道中得詩可百許首乃併取歸途及在郡時詩錄之凡二百有五十首析為三卷目曰江西道院集先是舟經釣臺地主故人陸務觀載酒相勞於江亭之上索誦近詩因舉兩度立朝今結局之句務觀大笑曰立朝結局此事未可料朝天集真結局矣因并書之自笑云淳熙已酉十月三日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序

寉和卿當世急務序

予淳熙甲辰十二月初識霍和卿於監察御史謝昌國之賓階稠人中未之奇也既同見昌國和卿先退昌國留瀹茶小語因曰適某客識之否有一書曰當世急務者嘗見之否予即借之以歸夜吹燈細讀之不覺起立曰此秦少游陳去非之亞匹也今世有此奇士而我獨不知非恨歟幸識其人又見其書未恨也予嘗見有居里而林於宅者既荒且孤又不幸有盜焉與之同是里不惟同是里又鄰是宅或惎居者曰盍垣焉盍門焉盍

甲而衞馬或曰垣乎衞未若門乎衞之易也或曰門乎衞未若廡乎衞之力也且夫盜在吾里吾猶却之里之外盜迫吾鄰吾猶却之里而又以門易垣以廡易門乎而三言者乃爾為主人者將初者之從乎抑中者終者之從乎此不待仲尼子貢而後知其可不可也今也駸駸馬自里而鄰矣自鄰而垣自垣而門矣而為之計者曰持中者終者之說而詆初者曰迂不殆於以家為戲乎哉和卿此書葢初者之計也孰有持是書獻之乎吾

相而勿曰迂乎爾予猶有賀焉不然中者之說行矣乎未可知也終者之說行矣乎亦未可知也非予所敢賀也予既為之序又以告當世之君子於斯三言者宜亦審其擇也乎雖然不中者終者之從而從其初者其亦止於此乎哉曰其猶有焉家人之睦若睽也子弟之良若窳也甲者之競若羸也與其貲之寠若裕也和卿之書慮之㡭詳矣其亦止於此乎哉曰猶有焉和卿名篪京口人登隆興元年進士

第自軍器監丞出知盱眙軍今在盱眙已酉十二月十
二日廬陵楊萬里序

誠齋朝天續集序

余隨牒倦游登九疑探禹穴航南海望羅浮渡鰐溪蓋
太史公韓退之柳子厚蘇東坡之車轍馬跡予皆略至
其地觀余詩江湖嶺海之山川風物多在焉昔歲自江
西道院召歸册府未幾而有迎勞使客之命於是始得
觀濤江歷淮楚盡江東西之奇觀於渡揚子江二詩予

大兒長孺舉似於范石湖尤梁溪二公間皆以予詩又變余亦不自知也既竣事歸報得詩凡三百五十餘首目之以朝天續集鄉友寓長沙劉繼先來索予近詩因以此集并江西道院集併舊朝天集遺之俾攜以示其凡炳先余詩自壬午至今凡十七集近三千首云紹熙元年四月九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誠齋江東集序

紹熙庚戌十月予上章丐外蒙恩除江東副漕辭行諸

公聞參政胡公笑勞曰誠齋老子是行天不以其欠江東集耶予謝不敢當也既出脩門友人輩豈追送予於舟次因舉似胡公語且自笑曰金陵六朝故國句未易著又經半山品題著句亦未易豈曰先生何畏馬鍾山吾師也石城大江豈欺我哉金陵之勝絶固也抑詩家未有匇者與有匇者則與半山並驅詩壇未知風月當落誰手先生何畏馬予復謝不敢當也既抵官下再見夏時因集在金陵及行部廣德宣池徽歙饒信南康太

平諸郡所作詩得五百首乃命曰江東集以寄劉炳先伯仲壬子五月二十五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羅氏一經集序

本朝三舍養士之勝至宣政間極矣是時廬陵有鄉先生曰羅天文以詩學最高學者爭從之在庠序從之傾庠序在鄉里從之傾鄉里蓋來者必受受者必訓訓者必成也於束脩之間雖不却亦不責往往貧者從多於富者之從之也嘗厲名至京師聞報而歸自是不復試

有司建炎戊申其仲子上行始登第紹興丙戌其長孫全畧又登第後幾年其孫維藩維翰同年又登第後幾年其孫全材又登第後幾年全德又登科後幾年其曽孫瀛又登第至於薦名者上達先生之長子也曰維申曰孚皆先生之孫也曰澥亦先生之曽孫也維申以特奏名得官上達之子瀛之父也旬先生至瀛薦名登第皆以詩學猗歟盛哉予觀鄉里士大夫之家盖有儒其躬而農其子者矣盖有儒其躬儒其子而農其孫者矣

如先生儒其躬又儒其子又儒其孫又儒其曾孫不亦鮮乎哉天下之事不積不精不傳不永如先生之家以詩學世相傳焉所謂積而精傳而永者歟里之士見其業儒之盛明經之専爭求其以經義對有司之文而謁余序之因名以羅氏一經集予之於天文親也猶李漢之於昌黎云序其可辭紹興元年六月十日朝議大夫試祕書監兼實錄院檢討官楊萬里序

千巖摘藳序

士飽乎學而不療腹之飢肥乎德而不救妻子之瘠茲謂貧列禦寇黔婁是也才經天下而一身之不達名垂後世而當時之不逢茲謂窮仲舒馮衍是也人孰無耦已則鰥居人孰無承已則哭子茲謂災子夏莊周是也吾身之可樂也非吾身之可樂也身安之可樂也一日不安則是身者吾之憂也豈惟吾之憂也抑亦吾之仇茲謂疾冉伯牛左丘明是也今使惡人之憎夫人也憎之矣不必窮之可也窮之矣不必貧之可也窮之矣又

貧之矣不必災之可也窮之矣又貧之矣又災之矣不必疾之亦可矣有併舉其四不必者而集之於一身借曰其人之惡其忍憎夫人而厲之至此極乎人且不忍也天其忍乎吾友蕭東夫余初識之於零陵一語意合即襆被住其館與之對牀時天暑東夫詰朝欲蚤行五鼓東夫先起吹燈明滅搔首若有營者予亦起視之蓋東夫作詩一章以贈余别也予即和以答賦東夫喜曰吾定交如定婚吾與子各藏一紙自是别去各不相聞

者十有六年淳熙丁酉余出守毗陵東夫丞龍川相遇於上饒之西郊一揖而别後二年余移廣東常平使者東夫官滿歸訪余於南溪之敝廬自是吾二人者不再見至今頃廣西提點刑獄嘗闕員丞相王公問余孰可余以東夫對丞相驚曰子亦知東夫乎吾深知之何俟子言子不知乎東夫病矣嘗使守峽州不能行葢東夫既不達又貧又疾又喪其妻若子今惟一子與諸孫在耳此惡人之惛東夫者不忍舉前之所謂四不必者而

集之東夫之一身者也天其忍乎人不忍而天忍焉忍其一復忍其三吾知天之必不然也必不然而然焉吾何以知其忍不忍然不然哉雖然東夫以蓋代之氣經世之才驚人之詩窒其二亨其一安知夫天之不私東夫乎專其私尤其忍東夫其忍乎余至金陵之一月呼中男次公而告之曰東夫可念亟遣騎以書候之東夫答余書其辭充然自得其意怡然自樂寄書一編曰千巖摘稾屬予序之若未嘗窮且貧且災疾者予媿謂次

公曰東夫甚樂而不憂余淺之為丈夫也余何足以知東夫哉余嘗論近世之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巖之工致皆予之所畏者云紹熙辛亥九月七日友生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謹序

雪巢小集序

雪巢小集天台林憲景思之詩也梁溪先生尤延之既序之矣景思復徵余序其後景思之詩似唐人信矣延

之之論也然至如桃花飛後楊花飛楊花飛後無花飛天空霜無影等句超出詩人準繩之外其邈不可追其卓不可跂矣使李太白在必一笑領此句也似唐人而已乎然延之深愛景思之才而憫其窮至謂豈發造化之祕而天惡此耶又謂富貴者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既取所甚靳則不兼其所可得又謂才者致窮之具人何用得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有未易以理曉者予嘗摘此語以唁景思曰子何必以才而致窮耶子

何必發天之所祕而逢天之所怒耶子何必爭天之所靳而不即人之所可得者耶景思笑曰子不見唐人孟郊賈島乎郊島之窮才之所致固也然同時之士如王涯賈餗豈不富且貴哉當郊島以飢死寒死涯餗未必不憐之也及甘露之禍涯餗雖欲如郊島之飢死寒死不可得也使郊島見涯餗之禍涯餗憐郊島乎郊島憐涯餗乎未可知也子不見本朝黄秦乎魯直貶死宜州少游貶死滕州而蔡京王黼相繼為宰相貴震天下當

黄叅之死王蔡必幸其死及王蔡之誅黄叅不見其誅亦必不幸之也然黄叅不幸王蔡之誅而天下萬世幸之王蔡幸黄叅之死而天下萬世惜之然則黄叅之貧賤王蔡之富貴其究何如也且彼四子之富貴其得者幾何而今視之不啻如糞土而此四子之貧賤所得者如此今與日月爭光可也然則孰可願孰不可願乎亦未可知也今吾不才豈敢擬郊島黄叅而吾之窮有甚於郊島黄叅吾何幸得與郊島黄叅同其窮而不與涯

餗王蔡同其達而予為我願之乎且吾與詩人同爭夫天之所靳是天之横民同犯天之所惡是又天之横民也治横民宜以横政既與詩人同為横民又欲不與詩人同受横政可乎余賀之曰子既無遺力以取所靳無懼心以犯所惡無怨言以安所致然則延之為君惜延之為過也余舉延之語以唁君亦過也然君心欲專享詩人所謂才之所致者而不顧不悔以不辭造物之横政亦過也子盍持此語再見延之為余問之

順寧文集序

余紹興已卯之冬負丞永之零陵則聞有大夫士為永之決曹掾以與太守爭議獄而棄官去者曰劉子駒余固起敬恨未識也偶張敬夫談問及子駒敬夫曰子駒之去無所於歸亦無所於食則之其先人之墓次而廬馬嘗有帥桂林者是時秦太師之勢震天下帥其客也一日因見賓賛寓公集府廷則大唱曰某日之夜去城一舍所其驛曰秦城者有光屬天某願與諸君賦將以

閩馬坐皆曰唯唯不賦者二人曰李成叔其一則子駒也余益起敬敬夫曰子駒行且來此未幾果來魏國忠獻張公時尚居館士於此也余於是初識子駒瞻其容寂如也聽其言藹如也初若不可親而久若不可離其殖學原委泚乎有所不可窮而其論事根據確乎有所不可易余猶記其一二如謂渡江以來立法端有至當者若大比試藝之日天下郡國同以仲秋之望是已使立法皆然豈不簡而易守余每思斯言每懐斯人也子

駒没後十有三年余官於金陵子駒之猶子元玷遺予書曰伯父有文二十卷文目曰順寧集湘中學者欲屬士人劉光祖刻梓以相傳矣而未有題號其稍義者伯父之交游盡矣惟君在耳君其毋遜余得其文集且披且吟則見其文之似其容其味之似其言也仲尼所謂有德者必有言其子駒之謂乎子駒名為河間人忠肅丞相之曾孫讀易先生之孫其學蓋得之孫奇父尹和靖終官刑部員外郎湖南提點刑獄卒年七十有一大

抵子駒長於嗜古而短於諧今工於料事而拙於售世遇合之詘而幽獨之伸流靡之憎而強毅之悅故其事落落而其心優優云

唐李推官披沙集序

予生平百無所好而獨好文詞如好好色也至於好詩又好文詞中之尤者也至於好晉唐人之詩又好詩中之尤者也予於天下士大夫家傳唐人詩數百家多至千百篇自謂三百年間奇珍詭寶畧無遺矣晚識李兼

孟達於金陵出唐人詩一編乃其八世祖雅官公披沙集也如見後却無語別來長獨愁如危城三面水古樹一邊春如月明千嶠雪灘急五更風如烟殘偏有焰雪甚却無聲如春雨有五色洒來花旋成如雪藏山色晴還媚風約溪聲靜又回如未醉已知醒後憶欲開先為落時愁益征人凄苦之情孤愁窈眇之聲騷客婉約之靈風物榮悴之景所謂周禮盡在魯矣讀之使人發融冶之驩於荒寒無聊之中動慘戚之感於談笑方懌之

初國風之遺音江左之異曲其果絃絶而不可煎膠歟然則謂唐人自李杜之後有不能詩之士者是曹丕火浣之論也謂詩至晩唐有不工之作者是桓靈寳哀梨之論也或曰推官之言子能辨之子之言將使誰辨之曰嗟乎後世有曹丕靈寳推官公無知已矣予則有憂矣不然推官公其已矣予何憂哉推官諱咸用唐末人也孟逵請予序之後二年乃能書以寄之孟逵亦能詩殊有推官公句法云紹熈四年十一月既望誠齋野客

楊萬里序

通鑑韻語序

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之書學者讀之孰不有庨卷篇帙包舉事辭囊括百代并吞千載之心然其涯也浩則其記覽也艱其緒也紛則其誦數也苦此學者通病也臨川黄君日新齊賢陟彼欒山瞻彼令芳既擷而撍之復導而淅之既磑而屏之復糅而劑之舉二百九十四卷之書一千三百六十四年之事而納之於四言之詩

目曰通鑑韻語既成以書走六百里緘其副寄予且介艮齋先生之書求予序之予曰是書不出而傳學者是書茍出而傳學者可以咏可以絃可以欣可以慨昔也病記覽之艱今則艱者夷昔也病誦數之苦今則苦者懌然則齋賢三十年成之之勞學者一日享之之逸也齋賢無負於學者矣紹興癸酉十二月二十四日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序

誠齋集卷八十二

誠齋集卷八十三

宋　楊萬里　撰

序

石湖先生大資叅政范公文集序

予嚋昔之晨與客坐堂上遥見一健步黄衣負一笈至庭下呼而諏其奚自曰自叅政公范氏也發其笈公之文集在焉索其書讀之則公之子莘叩頭請曰莘不天

不自賈越而先公一夕奄忽棄其孤苹欲死而不敢者先公付託之重任在方先公之疾而未病也日夜手編其詩文數年成集凡若干卷逮將易簀執苹手而授之且曰吾集惟江西楊誠齋與吾好且我知微斯人疇可以囑斯事小子識之若苹則何敢請而先公之治命不敢墜惟先生哀而諾之予執書抱遺編而泣萬里與公同年進士也公先進至為朝廷大臣與天子論道發政坐廟堂進退百官而萬里環堵荒寒之士也何敢與公

友公不我薄陋而辱友之萬里不敢拒公亦不敢以執
政事公也今忍死丁寧之託其敢辭初公以文學材氣
受知壽皇自致大用至杖漢節使强鄰即其庭伏穹廬
不肯且袖出私書切責之君臣大驚有旨階闥之嬖竊
樞臣之位者其勢方震赫公沮之竟不奉詔而去其所
立又有不凡者矣若夫劌心於山林風月之場雕龍於
言語文章之圃此我輩羇窮酸寒無聊不平之音也公
何必能此此哉古語曰爭名者必於朝爭利者必於市二

人者使之以此易彼二人者其肯乎哉非不肯也不願也亦各樂其樂也詩人文士挾其所樂足以敵王公大人之所樂也不啻也猶將愈之故王公大人無以教夫士而士亦無所折於王公大人今日乃自屏其所可樂而復力爭夫士之所甚樂所謂不虞君之涉吾地者其不多取乎然公之詩文非能工也不能不工耳風神英邁意氣傾倒拔新領異之談登峯造極之理蕭然如晉宋間人物他人戛戛吃吃而不能出諸口者公噴呻噫

欠之間猝然談笑而道之則其詩文之工豈十日一水五日一石之謂也哉甚矣文之難也長於臺閣之體者或短於山林之味諧於時世之嗜者或離於古雅之風殘奏與記序異曲五七與百千不同調非文之難兼之者難也至於公訓誥具西漢之爾雅賦篇有杜牧之刻深騷辭得楚人之幽婉序山水則柳子厚傳任俠則太史遷至於大篇決流短章斂芒縟而不釀縮而不窘清新嫵麗奄有鮑謝奔逸儁偉窮追太白求其隻字之陳

陳一唱之嗚嗚而不可得也今四海之内詩人不過三四而公皆過之無不及者予於詩豈敢以千里畏人者而於公獨斂衽焉於是文士詩人之難者易偏者兼矣其不盛矣乎嘻人琴今俱亡矣廣陵散今此聲遂絶矣惠子不生莊子不死復何道哉公之別墅曰石湖山水之盛東南絶境也昔壽皇嘗爲書兩大字以揭之號石湖居士云公諱成大字至能世爲姑蘇人其世次言行職官則有少保大觀文大丞相益國周公之銘詩在紹

熙五年六月十一日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謹序

羅允中尚書集說序

六經易之外惟書最古而其事最明其辭最直其道最易行也然自伏生以放於今學者每病乎通之難者何也訓詁家者流曰彖必有類義必有比不釋其彖其類其肖也不解其義其比其若也其學能使人由類以釋彖由比以解義及膠者為之若問津焉取信於告者之咮而不取至於行者之趾不迷焉則窮焉義理家者流

曰訓詁糟粕也義理精醇也守訓詁忘義理是謂守糟粕而忘精醇也其學能使人自流而泝源及覺者為之至揞秫稻為糟粕而水泉精醇廢秫而飲泉以求旨酒之味可乎師傳家者流曰梓必般奕必秋而況經乎其學能使人不以今薄古不以已廢人及蚩者為之如得曹野葛張老食堇之方祕而藏之他日遇疾出而試之有不殺人者乎心會家者流曰道欲自得其有承者雖盡善猶非自得而況未必盡善乎其學能使人見獨而

超諸及鑿者為之如幻人之吐火可矚不可以療也今有人合是四家者流而一之為訓詁而不膠為義理而不覺為師承而不蚩為心會而不鑿去四家者之短而集四家者之長使學者兼四家者之善而愈四家者之病其惟吾友羅惟一允中尚書集說之書乎尚書集說者集諸家之說也自孔氏疏義而下八九家與馬大抵存其大槩而通其精微去其牴牾而合其通達至於文義自相矛盾者則又出已見以補其缺易其說以達其

意如論正錯之説謂賦之有九等者以九州相椎比言也賦之有錯者以四州相椎比言也如論三江之説謂天下之物皆五行也五行一陰一陽也陰陽散於五行五行散於萬物其本一也其本既一其流豈有不合哉如論伊尹放太甲之説謂伊尹初未嘗放其君曰放者使君居憂於外古有是禮以明天下之大法也葢太甲之縱欲敗度女子小人導之也居憂於桐女子小人不得以熒惑之矣三年喪畢則奉之以歸故夫子序書不

曰思庸復歸於亳而曰復歸於亳思庸如論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之說謂譬之一身五臟六腑其一受病則五六相傳五六皆傳則死一心之病亦猶是焉愛身者不可以一臟之病為未必死而不懼愛國者不可以一事之失為未必亡而不憂此說予尤愛之可以為有國者之上藥已是皆先儒所未有之說而允中之所自得者也允中自敘謂去古雖遠前聖賢雖不可作而受中秉彝根於心者不可泯也惟一豈敢多遜哉士友皆謂其

言信而非矜云年月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廷秀序

送鄧才舉序

人之聰明有不用無不達也不用而不達咎在不用用而不達咎在不精用而精精而達物何堅而不攻理何幽而不窮哉今夫日星行於天漏刻製於人製者有限而行者無窮也而精於數者乃能以吾有限之器而推夫無窮之行然則天亦不能逃於人乎哉吾友鄧克明之子才舉家書生也以賣文授徒為生產作業今乃得

耿中丞張平子之學製一器於此而盡天行於彼使夫二曜五緯二十八經崑崙磅礴於三十萬里之間其行也止也常也變也皆不遁吾盈虛之器是何從而來哉曰古人之法也然古人之法常存而古人之意不傳何也豈非吾之聰明有用有不用有精有不精故耶才舉所謂用其聰明而精者也然則以吾之聰明而用以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而曰有不達者可乎然彼之學宜難而易此之學宜易而難何也予於是乎有

慶元丁巳二月既望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杜必簡詩集序

吾州户曹掾趙君彦法以公事行縣因訪予於南溪之上贈予七言古詩一篇命意高秀下語有氣力予驚異焉則勞之曰豫章代出詩人今君家進賢山谷江西之派今有人矣吉州司户官雖小曾屈詩人杜審言予於趙君亦云君曰寒廳有此詩人而無其集非闕典歟近已旁搜遠摭得其詩四十二首將衆印以傳諸好詩者

且以為寒廳之寶王大弓願得先生一言以伸其說予謝曰逢澄江而不敢詠者詩人畏謝功曹也予於必簡獨無畏乎必簡先賢予後學一也唐人詩國朝諸公尚宗之況予乎二也必簡之師其競已甚又有少陵以為之孫遂建大將旗鼓以出獨主百世詩人之夏盟無是孫有是祖予猶畏之況逢是祖挾其孫乎三也烏無世鳳獸無種麟王仲任自以其言為至矣然山谷之父少陵之祖可曰無種哉今觀必簡之詩若牽風紫蔓長即

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句也若鸛子戲童衣即山鳥怪童衣之句也若雲陰送晚雷即雷聲忽送千峯雨之句也若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即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孫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至於往來花不發新舊雪仍殘如日氣殘虹影如愁思看春不當春明年春色倍還人如飛花攪獨愁皆佳句也三世之久莫與京也宜哉然則仲任之言未必然也然必簡之後有子美而子美之後宗文宗武皆無聞焉

則仲任之言夫豈不然矣乎趙君其為我商畧焉慶元乙卯熟食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定齋居士孫正之文集序

大江之南郡國以多士名者莫廬陵若也每大比興能士之羣試於有司者至於盈數盎有過之無不及也故以儒名家而世業者尤多其間如廬陵印岡之羅吉水蘭溪之曾龍泉之孫又世於儒之尤者也至於邇年收科相望者羅氏七人曾氏四人而孫氏三人孫氏視二

氏若加少然二氏者或散而羣從至於同産三人相繼收科者惟羅氏之仲謀仲謨仲憲及孫氏之從之正之會之而已此又盛之尤者矣然又盛者羅氏之一人今為二千石曾氏一人為二千石一人令為右史而孫氏則一人為二千石一人為天官小宰豈不又盛矣哉孫氏三人以文行相高以聲名相摩將皆光顯矣而正之獨不幸蚤世豈不甚痛矣哉始予與從之尊公立誼大夫同薦見於鄉既又與從之同薦相識最早晚乃識正

之於中都是時歳在辛卯正之來詣太常奏名試集英
殿下考官國子監司業林譔之得其所對制策驚曰此
王符潛夫崔寔政論之作也將寘之異等而其中用魏
鄭公名遂不果然林公見予每屢歎不一歎也正之自
是名滿中都朝士以不識為恨正之既與予别學日益
進文日益奇名日益著其文雅而肆工而不琱多至百
千言寡至數語皆切於理不迂於事適於用不惟其辭
讀之沛然若決九川距四海有不可禦之勢徐而察之

無一辭半語越凖繩踰律令者此集是已淳熙戊申予與從之同在三館初得之既喜其文復悲其人不幸而未有逢也未有逢可也未有逢少假之年猶不可歟既無逢於人復無逢於天予是以重悲之後之覽斯文者必有與予同其悲者矣必有悲之甚於予者矣雖然同歸於盡物之究也使正之富貴壽考得志於一世其究不歸於盡哉彼皆歸於盡此獨有不盡者予又何悲焉正之名逢年正之其字也享年四十五終官從政郎南

安軍工猶縣令自號定齋居士云慶元乙卯十二月朔

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眉山任公小醜集序

紹興丙子我高宗皇帝厲精更化載震乾剛有赫黎民攬福威四闢言路稟稟乎慶歷元祐之未遠也而士習壞隤噤莫先發眉山任公來自遐方歷抵諸公移書執法詭以死義其言劘切痛心刮骨見者朗誦聞者遞告傳之紙貴於是任公之名一日滿四海天下之士識與

不識皆想見其風采予時為贑之掾曹既恨不得端拜其人而師尊之又恨當時未有用之以咸唐虞而登禹湯後三十年予為丞相府長史而公之子今新安使君寺丞清叟時為長掌故一見傾豁定交首問公無恙則已即世久矣問公終官何曹則内不過奉常簿正攝尚書郎外不過祥刑使者而已問公之文集則網羅放失詮次未就也益予之昔恨未有以釋之而反增益之也予與寺丞公别又十年今三月七日寺丞公自新安不

遠二千里走兩騎以書抵予曰執事嘗問先集今已編就矣執事既愛敬先君歎恨不置愛其父及其子愛其人及其文今以一編寄執事執事愛之執事不序之可不可也予再拜而三讀之蓋其五七遂於追古其四六閎於騁步其千百長於論事大抵其文孤峭而有風稜雄健而有英骨忠慨而有毅氣蓋將與有唐之貞元元和本朝之慶歷元祐諸公競轡而先路非近世陳陳相因累累隨行之作也或謂以公之賢且文而不遇惜也

有三病焉其賦性病太剛其立朝病太直作文病太奇是公之三病也然此三病者他人病其一猶足以高一時而名後世況於三乎公今病其三坐此以不遇固也然使公於斯三病者去其一而其名減去其二而其德衰去其三而其傳泯則是去三病而得三病也公諱盡言字元受忠敏公諱伯雨之孫待制公諱彖先之子至清叟家學不替今四世云慶元庚申誠齋野客楊萬里

三山陳先生樂書序

家自藝祖基命順應天人太宗御統清一文軌真宗懿文偉彼雲漢仁宗深仁天地大德英宗廣淵克肖四聖至於神宗厲精天綱發憤王道丕釐制作緝熙百度集五朝之大成出百王而孤雄聲名文物焕乎有章相如所謂五三六經之傳揚雄所謂泰和在唐虞成周不在我宋熙豐之隆其將焉在於是太常博士臣陳祥道上體聖意作為禮書一百有五十卷其弟太學博士臣暘

作為樂書二百卷然未就也至哲宗時祥道以禮書獻至徽宗時陽以樂書獻中更多難二書見之者鮮焉今年二月丙子朝奉大夫闕以書抵萬里曰岐學殖荒落稽古剌經則岐豈敢然幼師先君樞密嘗因請業而問焉曰士奚若而成於樂先君曰聖門之學驟而語未可也抑從先儒而問津焉則有鄉先生陳公晉之樂書在小子志之岐自是求其書老而後得舒鼎昭兆不足為古瓘斝紀甗不足為珍然不敢私也是用刻秉與

學者公之願執事發揮而潤色之以詮次於先生序篇之左方俾學者有稽焉萬里發書披編而三讀之益遠自唐虞三代近逮漢唐本朝上自六經下逮子史百氏内自王制外逮戎索網羅放失貫綜繁悉於鄭而一之雅引今而復之古使人味其論玩其圖怳乎先王金鐘天球之音鏘如於左右也發乎前代鷺羽王戚之容躍如於前後也後有作者不必求之於野證之於杞宋而損益可知焉讀之至女樂之篇曰女樂之為禍大矣齊

人遺曾孔子行秦人遺戎由余去晉出宋禕常疾愈虞
受二八邦政亂則執而歎曰欒哉言乎其有國者膏肓
而醫國者之王醴丹砂乎斯人也不有斯疾也上也斯
人也有斯疾也而服斯藥也次也斯人也有斯疾也而
吐斯藥也又次矣慶元甲申具位楊萬里謹序

澹庵先生文集序

故澹庵先生資政殿學士忠簡胡公中興人物不能或
之僊也紹興戊午高宗皇帝以顯仁皇太后駕未返不

得已將以大事小屈尊和戎先生上書力爭至乞斬宰
相在廷大驚金人聞之募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
氣知中國有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北騎不南者二十
年昔魯仲連不肯帝秦秦軍聞之為却五十里後人疑
之以為說士之夸辭以今揆古古為夸矣以今觀今今
亦夸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宋之安强不以百
萬之師而以先生之一書後之人聞之者烏知其不若
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亦以為夸未可知也若今之

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以爲夸者今事之夸與否可信與否不較也使後之人無所疑於古之人者先生歟今不信古古奚病焉後不信今必當有時而無不信矣逢其時思其人嗚呼先生之功其遠矣哉先生之功其遠矣哉先生之文肖其爲人其議論閎以遠其記序古以馴其代言典而實其書事約而悉其爲詩益自詆斥時宰謫寘嶺海愁狖酸骨飢蛟血牙風呻雨喟濤譎波詭有非人間世之所堪耐者宜芥於心而反昌其詩視李

杜夜郎夔子之音益加恢奇云至於騷辭涵茫蘄崒鉥
劌刻屈抉天之幽淺神之祕枯臞而不瘁惆愀而不懟
自宋玉而下不論也靈均以來一人而已夫是數者得
其一猶足以行於今而傳於後而況萃其百者乎何其
盛也何其盛也先生既沒後二十年其子澥與其族子
淏族孫秘裒輯先生之詩文七十卷目曰澹庵文集欲
刻板以傳貧未能也之官中都舟過池陽太守蔡侯必
勝相見因問家集慨然請其書刻之命郡文學周南董

振之學録何巨源校讐之未就而蔡侯移守山陽雷侯孝友顔侯棫踵成之嗟乎先生功被於中國名振於外裔文範於學者學者得其片言半簡猶寳之師之求見其書之全何可得也今三侯獨能刻而傳之以幸學者夫先生此集為之百年而始成使學者得之今乃一日而盡見三侯之用心可不謂賢矣哉而蔡侯首發其端可不謂尤賢矣哉萬里嘗學於先生者先生之言曰道六經而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

者無之先生之文其所自出益淵矣乎而萬里何足以知之先生廬陵人諱銓字邦衡澹庵其自號也若其世繫歷官行事則丞相益國周公書於神道碑矣慶元己未八月二十八日門人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楊萬里序

龍湖遺藁序

予嘗觀本朝登科記自建隆以放於今日其中甲科在前列十數人者其不至於公卿者不加多也姑無望其

至於公卿也其不至於臺閣也其不至於部刺史二千石者又不加多也不以其遴之艱故擢之歧歟吾友衡陽段昌世字秀成以達學儒先起草莱奉淳熙乙未大對有卓詭切至以忠言當聖心者擢第在甲科之四不寧惟十人之前而已不曰遴之之艱歟然同年生其前乎秀成二三人者或持鈞樞或掌絲綸而秀成獨不幸蚤世終官於水衡都官而止耳哀哉秀成天之生斯人也其無意耶而才且賢謂無意不可也其有意耶而不

位且不年謂有意不可也豈其前之不可者天而後之不可者非天耶抑前之不可者非天而後之不可者皆天或皆非天耶哀哉秀成哀哉秀成秀成既没其子光朝詮次其詩文得十四卷曰龍湖遺藁予嘗與秀成同朝且同官又嘗唱和詩卷其詩清婉而其文清潤讀集見其人了了在目中也而其亡久矣其人亡其文存其人豈亡也未可輟卷而永慨也夫慶元戊午十月晦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存齋覽古詩斷序

或問士孰難曰靜難有人乎曰有誰歟曰括蒼何公德器何由知其靜曰予嘗與公同朝嘗詳觀而容察之矣他人有心我欲知之焉攸知之蓋其發在意其達在色其著在辭有弗干干之意必忤有弗違違之色必改有弗競競之辭必拂欲撓之能乎弗能也若何公者求其斯三者而不見其一也非靜者歟或曰異乎吾所聞矣吾聞何公于之無忤意而意有感於五兵違之無改色

而色有凜於秋霜競之無拂辭而辭有厲於烈風何公
亦有動矣靜者然乎哉予固心疑之而未有以釋之今
年九月公之子淦江宰子頫以公所著之書覽古詩斷
者遺予且命予序之予披而讀之蓋上自三代下訖五
季其間天下國家之大事君臣父子之大義其治亂其
得失其淑慝其正邪其煒然者公以一弗以議為也有
至善晦於裏而不白於其表大慝伏於隱而莫覿於其
顯當時後世不可得而知者公皆摘之於策書之外暴

之於天日之下褐之市朝而公之以衮斧予驚且嘆曰

予之知公淺之為知矣或者之言信矣雖然或者之言

則信而或者之知公抑又淺於予也夫斷古之書非静

者作之莫能也静故明明故決明則不惑決則不遷是

書也其在六經其深於春秋者耶其静之至者耶因書

其説以答子颖德器諱侑存齋其自號也子颖名洪其

賢有父風云慶元己未十一月三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